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春雨飞花·热血冰心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春雨飛花·熱血冰心
 馮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卷一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春雨飞花·热血冰心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雨飞花·热血冰心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7-5205-0015-9

I. ①春…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238 号

点 校: 吴 琼 清寒树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7.75 字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春雨飞花

第一回	春雨飞花 哀怨芳心身世泪	3
第二回	燃火息夜 坐对山洞待天明	20
第三回	千般恩爱意 尽付东流	34
第四回	万种缠绵情 酸卧西厢	51
第五回	疑妻有异心 临行权托监察人	65
第六回	窥秘生妒意 情海又起醋风波	79
第七回	情有所钟 你我俱是可怜虫	94
第八回	死也爱郎 叮咛努力家国事	108

热血冰心

第一回	驾言出游	123
第二回	投我以琼笺	132
第三回	两小多猜	140
第四回	画中人 是意中人	148
第五回	慈母的爱	156
第六回	心病	164
第七回	辜负她一片深情	174

第 八 回	人有旦夕祸福	184
第 九 回	杀鸡而食之	192
第 十 回	又是个风流孽缘	201
第十一回	鱼儿牡丹	212
第十二回	同居	220
第十三回	觅死	228
第十四回	热血而今冷若冰	236
第十五回	何日君再来	245
第十六回	云破大悲庵	254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61

春雨飞花

第一回

春雨飞花 哀怨芳心身世泪

“孩子，你快别哭啦，事到如今，你就该听从爸爸的话，还是回你的家里去吧。”这是一个很富丽很堂皇的上房里，裘将军的太太坐在炕床上，一面呼噜噜地吸着水烟筒，一面向歪躺在沙发上正抽噎哭泣着的女儿低低地劝告。

她的女儿锦花听了娘的话，遂坐正了身子，停止了哭泣，鼓着红红的小嘴，冷笑了一声说道：“哼！这是邵国强的家，为什么偏要说我的家？这儿才是我自己的家，难道爸爸妈妈就不要我了吗？我偏不走，我要死也得死在这儿的。”她说完了这两句话，倒在沙发椅背上，掩着脸儿忍不住又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

“哎，你这孩子还是那样脾气。”裘太太在叹过了一声气之后，她倒不禁又笑了起来，向正在房中反剪着双手踱步的裘廷章望了一眼，同时又努了努嘴，这是叫她丈夫劝劝女儿的意思。

裘廷章嘴里嚼着雪茄，好像很有些焦急的样子，他只管在室中来回地踱步。因为事情在发生困难的时候，他终是这样一个老样子的。

裘老太见丈夫并不理会自己的意思，遂也只好又接下去说道：“孩子，你不是堂堂正正地已经和邵国强结过婚了吗？那么你们就是夫妇啦。既成了夫妇，他的家还不是你的家吗？唉，你真是一个孩子气未脱的姑娘。并不是说你来母亲家中住几天就讨厌你了，因为

你要闹着一辈子不肯回去，所以咱们总这么劝劝你的。你要明白，比方说我嫁给你爸爸之后，难道也依然把妈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吗？”

“可是你也不知道，那时因为妈妈爱爸爸的，我可并不爱他呀！”裘锦花回答的理由还是相当充足。但这两句话倒把他们老夫妇引逗得笑出声音来了。裘老太因为裘廷章曾经向自己望了一眼，所以她苍老的脸颊上也会盖了一层微红。她放下手中的水烟筒，把手拍了拍身兜上的烟末子，笑道：“不过你已经嫁给他了，还能再反抗他吗？邵国强这孩子年纪虽然大一些，但事情很会干的。你爸爸为了怕你心中不快乐，特地提拔他做了师长，这样你也是一位师长太太，将来你的前途还不是很光明的吗？唉，一个人终应该满足，我们也只有你一个孩子，所以你爸爸老后，这个地位终也是你们夫妇所有的了，你为什么老是闹着不快乐呢？”

“你以为我希望做一个将军太太吗？”裘锦花听妈说了这么一大套劝慰的话，她心里头更感到悲酸一些。因为做娘的太不了解女儿的心理，所以恨恨地问出了这一句话，眼泪还是像雨点一般地滚了下来。

“孩子你这话奇怪，那么做人为了些什么？”裘老太还是不了解女儿心中的意思，皱了两条稀疏的眉毛，向她怔怔地愣住了一会子。

“做人为了些什么？……”裘锦花心头虽然怨恨到了极点，但她到底说不出苦楚来，噘了小嘴向她妈妈反问了一句，忍不住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裘老太被她反问得也有些莫名其妙，遂向裘廷章望望，谁知他还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地打着圈子。因为事情还得不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所以在她心中也不免怨恨到老头子身上来，白了他一眼说道：“这头婚事本来是你做的主意，现在女儿闹着不如意，尽管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你不劝劝她倒也罢了，偏还能在室内团团地打圈子。你圈子再转下去，我的头脑子要痛晕起来了呢！”

裘廷章这才停止了踱步，靠在那花架子旁，喷去了一口烟，笑道：“好太太，你也不要埋怨我了。我还不是为了急得没了主意，所以才打圈子吗？”

裘老太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啐道：“这儿可不是跑马厅，我对你说你只管打着圈子，女儿难道就懂得你的意思了吗？这一些小小的事情，你就急得这份没了主意，亏你还是一位大将军哩！唉！”裘老太后面这句话至少有些讥笑他的意思。

“你不知道，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自己家庭中的事情，真是重不得轻不得的。比方说，我答应女儿和他离婚吧，这叫我面子上如何坍得了这个台？假使向女儿狠狠地教训一顿吧，说起来咱们一个独养女儿，她又如何受得了这个委屈？你想叫我为难不为难？倘然是别人家的事情，管他妈的！天大的事情我也这么不管死活地判决了下去。不要说这些小事，十万八万军队的事儿，我也早已解决了。”裘廷章听太太这么地讽刺自己，也只好向她苦笑了一下，接着把自己心头那番为难的意思，向她滔滔不绝地告诉出来。在他心中的意思，一方面固然是讨女儿的好，而同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并非像太太所说的那样没有主意、没有判决能力的人。

可是裘锦花并不记她爸爸的情，冷笑了一声说道：“那么为了怕丢了你的面子，难道就不管女儿终身的幸福了吗？况且女儿和他离婚，这是女儿自己的事情，和爸爸有什么相干？又不是爸和妈闹离婚，这才要被外界笑话的呢！”

“唉！你这孩子胡说！”裘廷章这才把脚在地板上一顿，表示有些恼怒的意思。

“妈，你们也不用发什么脾气给我瞧的。”裘锦花倒也刁得可爱，发脾气的是爸，而她却向妈这样地说，同时站起来身子，一面哭，一面说道，“反正你们把女儿是赶出了，我就去死好了，我就去死好了……”她口里说着话，人已向房门口走了。

裘锦花这一下子举动是瞧准了妈的弱点才实行的。果然裘老太急起来了，她一面跟着站起，一面哭叫着道：“孩子，你是死不得的，你是死不得的！我是只有你这一个宝贝呀！你要死，咱们娘俩就一块儿去死吧！”

这样的话，裘廷章觉得事情是闹大了，他不得不委委屈屈地赶上一步，把锦花的身子拉住了，皱了眉说道：“孩子，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别这么地发脾气吧。你瞧眼前的情景，还是爸爸的脾气大，还是你的脾气大？我没有什么得罪过你呀，你就闹死闹活了。这样吧，我也不做人了，叫阿根到药房里去买瓶安神片来，让咱们三个人一起吞服了可好？”

“何苦来，爸说这些气话给我听。”裘锦花虽然觉得爸是软化了，不过后面这句话，叫人听了有些不受用，就一面说，一面益发大哭起来。

大家正闹得不得开交，忽见嫣红匆匆进来报告道：“老爷，表少爷从大清镇回来了！”随了这句话就听一阵皮靴声响，外面走进来一个身穿戎装的少年军官。他向裘廷章叫了一声姑爹，忽然瞧了锦花的情形，他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会儿。

廷章这才把锦花的身子放下了，向他说道：“雨秋，你回来了，快坐下息息。”冷雨秋于是走到沙发旁边去，一面向裘老太太叫声姑妈，然后方坐了下来。

锦花见了表弟到来，自然不好意思再哭。她拭了拭眼泪，把身子退到母亲身旁去坐下了，垂了粉脸默不作声。嫣红倒上了香茗后，又把热毛巾偷偷地递给锦花擦了脸。这时裘廷章也在太师椅上坐下，把右腿搁在左膝上去抖动了一回，一面吸着雪茄，一面问道：“雨秋，你瞧大清镇的军队怎样？纪律还好吗？有人报告谢旅长克扣军饷，这件事情到底属实吗？我这次派你去调查，大概你一定很详细的了吧？”

冷雨秋喝了一口茶后，摇了摇头说道：“这件事情完全是诬告谢旅长的，因为他的部下都没说有这一回事。据说谢旅长告诉我，一个月前有个王得中排长因强奸妇女被处罚五十记军棍，现在人儿业已逃走，故而散布谣言，我想大概是这个情形的了。”

“唔！这王八蛋可恶得很！但谢旅长治军欠严，以后有强奸妇女等行为，理应枪毙了才是呀！”裘廷章点了点头，他心头不免有些儿着苦恼，遂愤愤地说。

雨秋道：“据谢旅长告我，本当原欲将他枪毙，因为他颇有一些小功劳，所以从轻发落，以为人才难得，不料他竟怀恨在心，谢旅长也颇觉得遗憾。”

“那么这件事既已明白真相，倒放下我一心头事。你来回也辛苦了，且在这儿休养几天，至于军部里教导官一职另有他人担任了，你将来我尚有重用，所以你不必再去干这个苦差事了。”廷章听了这话也觉得谢旅长不错，遂很欣慰地回答，一面向雨秋表示慰劳，是又表示颇有提拔他的意思。

雨秋也很感激地笑道：“承蒙姑爹热爱栽培，当然叫小侄感恩不尽。我回北京后，听说表姊已在上月嫁给邵国强了，我却没有赶得上喝这杯喜酒。”他说到后面因为公事已经完毕，遂把话题扯到私事上去了。

裘老太听他这么地说，方才叹了一口气，插嘴说道：“雨秋，你快不要再说起这头婚事了，你想想总结婚不到一个月，锦花就要闹着和他离婚，这……叫我们真没了办法。现在你回来得正好，你也给我们代为劝劝她吧。”

雨秋听了这些话，一时倒不禁为之愕然，暗想怪不得我走进房中的时候，却见表姊眼泪鼻涕地在哭泣。一面想着，一面又向表姊望了一眼。不料锦花的秋波掠到自己脸上来，四目相接，她似乎感到有些难为情，颊上飞过了一阵红后，立刻又垂下了粉脸儿。雨秋

这才低低地说道：“好好儿地结了婚，为什么又会要闹离婚了？我想其中终有缘故的吧。”

“谁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廷章站起身子，怕事情又要闹大了，自己还是一走了事为好，于是又说道，“你们谈谈，我军部例还有公事。嫣红，你叫阿根给我备车。”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跟着嫣红跨出房门外面去了。

雨秋这时也跟着站起，在他是表示相送的意思。不过在他站起之后，他就没有再坐下去，向锦花又说：“我听说姑爹已给国强升做师长了，那么这也是件很喜欢的事情……”

“得！得！表弟，你别站在爸妈那一派劝我，就是他做了军长，我也不会欢喜的。他们不同情我，你也不同情我……”锦花不待他说下去，就开始抬头把秋波逗了他一瞥怨恨的目光，先恨恨地埋怨他，但说到这里，泪水又扑簌簌地占据了她的整个面容。

雨秋听了她末后这两句话，不但哑口无言，而且心中也感到有些黯然。因为他明白国强是个三十八岁的男子，但表姊却还只有二十三岁的年纪。假使国强是个面目英俊身材魁伟的男子倒也罢了，偏是个矮大块头的样子，仿佛一只肥胖的猪猡。你想叫一个风流美丽的表姊如何会爱上他呢？在这么沉思之下，因此要把劝慰的话便再也说不上口来了。

裘老太见雨秋被女儿抢白得红了脸儿，默不作声，还以为他有些生气了，遂向锦花瞅了一眼，也埋怨道：“瞧你这个孩子真有些儿疯了，雨秋是听了我的话才劝告你几句，你不能得罪他的呀！叫他下不了台面子，可不是叫他心中生气吗？”

“我哪儿曾经得罪过表弟？”锦花被妈这么地一说，方才泪眼盈盈地瞟了他一眼，破涕嫣然地笑了。雨秋见表姊挂着泪眼会笑，觉得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也还脱不了孩子气，忙也连连笑道：“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即使表姊骂我几句我也不会生气的。”

雨秋这几句话无非要引逗她高兴而已，其实在他是并无一些儿作用的。不过听到锦花的耳里，芳心倒不免荡漾了下，逗给他一个娇嗔之后，益发背过身子去笑出声音来了。裘老太见女儿回家后泪眼就没有干过，如今好容易也有笑的时候，内心也觉欢喜，这就说道：“锦花，你听听，雨秋就像你亲弟弟一样。我瞧这么好的天气，你们别闷在家里了，还是到外面玩上一阵子。明天叫雨秋送你好好儿地回家，两小口子多几句嘴也是常有的事情，一会儿好一会儿闹算得了什么稀奇。”

锦花对后面这几句话，虽然有些格格不入耳，但前面这一同去玩的意思，她倒引起了无限的兴趣，于是伸手揉擦了一下眼皮，很干脆地站起身子笑道：“也好，我不再自寻烦恼了，表弟，我们到城外一起骑马去好吗？”

“好的，表姊有兴趣，我当然奉陪。”雨秋因为姑妈先提议同玩的意思，所以也没有异议，表示赞成。

这时嫣红又走进房内来，锦花道：“你叫阿诚去备两匹马儿，我和表少爷骑马玩去。”一面回头又向雨秋道：“你等一会儿，我回去换身衣服去。”雨秋点头答应，锦花遂和嫣红匆匆地走到房外去了。

裘老太待锦花走后，她向雨秋低低地叮嘱道：“雨秋，你表姊的脾气真是古怪，我瞧她对于你的话倒还听从，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拜托你了，你千万给我负一个责任，叫她不要和邵国强闹离婚。假使她果然听从了你的话，我和姑爹都很感激你。对于你的前程问题，你放心，我终会叫姑爹竭力帮你忙的。

“姑妈，你也放心，我终会尽我的力量劝表姊不要跟姊夫离婚的。”雨秋口里虽然这么地回答，心里却在暗想：这可糟糕的了。表姊刚已对我说“他们不同情我，你也不同情我”，可见表姊对我还认作知音看待，那叫我再有什么话可以劝她呢？因为我在良心上说，确实也同情她的呀。

雨秋这么地沉思着，裘老太在一旁还是絮絮地叮咛着他。直到锦花穿着骑马的服装笑盈盈进来了，她才停止了说话，转向锦花道：“锦花，你们早去早回，晚饭回家里来吃吧！我等着你们。”

“人家还没有开步走哩，妈就叫人家早回了，那么我们还是别去了吧，就算已经玩过回来了，那不是再快也没有了吗？”锦花在十分悲哀之余，今天表弟突然回到家里，而且一同骑马游玩，所以她是感到意外的喜悦，说话的时候表情是分外轻松。

“好啦好啦，你这妮子终会派我的不是。妈妈承认自己又说错了话，那终好了。”裘老太见女儿这么欢悦的神情，虽然感到女儿的脾气真有些古怪，但她也不去追思女儿为什么突然又高兴起来了。她含了满面皱纹的笑容，这话声是包在母亲含了讨饶的成分。

雨秋听姑妈这么地说，从可知表姊平日是娇养得这一份样儿的程度，遂向她望了回，只见她穿着戎装的打扮，俨然是一位英俊风流的英雄，别具一股子妩媚的风韵。因为她在母亲的面前至少还带着些小女儿撒娇的成分，望着她也微微地笑起来。

“奇怪了，干么望着我傻笑？走吧！”锦花的秋波又掠到雨秋俊美的脸蛋上来，她见雨秋出神的意态，遂逗给他一个娇嗔。在她说了句走吧之后，身子已向房门口跨出去了。雨秋这才向裘老太点头作别，匆匆地跟出。

院子里四周植着许多高大的银杏树，西首堆着拖曳的假山，假山前有个小小的池塘。从假山上斜插出一支红杏，倒映在池水面上，显得分外艳丽。嫣红牵了两匹马，一黄一白，手里拿着两根马鞭子，见小姐和表少爷从上房里走出，遂含笑问道：“小姐，你骑白马还是黄马？”

“我骑白马好了。”锦花先走到嫣红身旁，接过马鞭子分一根给雨秋，两人蹿身上马，一前一后的，先按辔徐行，踱出了松云别墅的大门。

是三月里暮春的季节，鸟语花香，草长莺飞。他们出了城外之后，一路上的风景自然格外美丽了。在经过了一阵子的疾驰，锦花不免香汗盈盈、娇喘吁吁起来。她勒住了丝缰，向前面的雨秋娇声叫道：“表弟，我受不了了，你别太快呀！”

雨秋听了遂也停马不前，回头来笑道：“表姊，你这么不中用吗？总跑不了多少路，你就感到累乏了吗？”

就在说话时，锦花从后面追上来，她冷笑着道：“表弟，你不要小觑我，我偏要和你决赛一下谁跑得快！”她一面说，一面连连地加鞭，同时把马腹一夹，只听哗啦啦的一阵马蹄声，便向前绝尘而去。

雨秋见她刁难得厉害，把自己哄得停止了进行，她自己却抢前疾驰去了，于是也挥了一鞭子，那匹马跟着飞驰追上去了。

这一阵子疾驰，路跑得实在不少，前面已是山脉之地了。雨秋跟在她的背后，见她兀是疾驰，遂叫道：“表姊！你歇歇吧，算我输给你了，那终好了。”

不料锦花仍旧向前飞跑，雨秋心里奇怪，只听锦花急急地叫道：“表弟，那马发了性子，我收拾它不住了！”

雨秋听了这话，方才明白，忍不住笑道：“你怎么会收拾它不住？把丝缰快勒住了呀！”谁知话还没有说完，只见锦花的身子已被马儿耸得横倒在马背上了。她又急又怕，不禁竭声地叫起来。雨秋到此，也吃了一惊，遂加上一鞭，把马疾驰到她那匹马的旁边，见锦花的身子差不多头向下、脚朝上的了，不过她的手还是拉住了丝缰不放，否则她的身子已是跌到地下去了。

正在万分危急之间，雨秋不慌不忙地把右臂伸了过去，将锦花的腰肢一把抱了过来。锦花的身子既到了雨秋的马背上，她手里拉着的丝缰也就放去了。这时候雨秋也把左手勒住缰绳，停住了马，笑道：“表姊，别怕别怕，真的太危险了。”

锦花横在马背上一阵子颠簸之后，她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神志